

人类世、气候变化与思想的终结^{*}

小林卓也 谢宗睿 陈世华^{**} 译

【提 要】 人类世是人类历史上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时期。本文通过对人类世概念的梳理，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在制定气候变化协定时，有意忽视气候变化协定与贸易协定的关系，主动放弃了延缓或避免气候变化的有效对策，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榨取。应对人类世及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唯一策略，就是摒弃以追求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并从法律层面减少乃至禁止温室气体排放。面对气候变化和人类世，看似空洞的思想将为如何改变人类生存环境带来警示。

【关键词】 人类世 气候变化 资本主义 经济模式

【中图分类号】 B089

【作者信息】 小林卓也 (Kobayashi Takuya)，1981 年生，博士，日本大阪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特聘研究员，565-0871。

面对“人类世” (anthropocene)，思想尤显虚妄而空泛。关于人类世，似乎人们了解得越多，就会越悲观。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使得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进而引发地球环境剧变。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已经在地层中留下了明显痕迹，足以据此划分出一个新的地质年代，这就是所谓的人类世。人为因素引起全球气候变暖，这在科学上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从地球环境的整体系统来看，地球的气候始终处于变冷和变暖的周期性循环之中，而这一周期大致为 10 万年左右。所以，当前人们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对此仍众说纷纭。然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书中指出，人为原因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工业革命之前开始不断增加，并随着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而骤增。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浓度已升至至少过去 80 万年所未有的水平。因此，该评估报告书认为，“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他人为驱动因子已成为 20 世纪中期以来气候变暖的主要原

* 原文题为“人新世、気候変動、思想の終わり”，载于《现代思想》2020 年第 1 期。

** 译者信息：谢宗睿，1982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中心副主任、主任记者，100026；陈世华，1973 年生，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教授，211800。

因”。^① 并且，即使到 2100 年之前，在导致气候变暖的辐射和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顶峰这种最乐观的情况下，与 1986—2015 年相比，预计 2081—2100 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将升高 0.3—1.7 摄氏度，海平面将平均上升 0.26 米—0.55 米。^② 不过，面对这些科学事实，许多国家不仅没有根本性的气候变化对策，反而表现出极端的漠视，其中，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在现阶段，人类向外太空移民显然并不现实。所以对于人类而言，地球仍是唯一的家园。同时人们必须看到，地球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是人们得以进行思考的唯一条件（先验论意义上的条件）。正如克莱尔·科勒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所说，我们人类必须将保护地球的环境作为当务之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项。^③ 然而，我们不仅亲手将人类生存和思考的条件破坏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而且还不愿立即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在此背景下，对人类世展开探讨，旨在阐明气候变化完全是因为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被排放到大气中这一事实，从而寄希望从法律层面减少乃至禁止温室气体排放。

一、历史概念的“人类世”

如前所述，人类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能否成立，目前还值得商榷，而其能否被确定为地质学上的一个年代，也无法马上得到定论。但是，正如博纳伊和弗雷索所言，“人类世既是地质学概念，也是政治学概念”。^④ 尽管人类世作为科学概念尚未得到定论，但如果将其作为历史概念来看待，则可以发现其由来已久。在 19 世纪末的美国，人类粪便和污泥等废弃物会用于农业。但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硝酸盐等化肥取而代之，并迅速得到普及。20 世纪 30 年代，金本位制被废除，各国在经济理念上纷纷以 GDP 等指标为基础，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要求削减劳动时间的社会运动遭到镇压。此后，在 20 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间，美国的农产品加工食品公司崛起，快餐企业不断涌现并迅猛发展。为确保原材料供应，人们大量使用化肥和杀虫剂，导致污染持续加重。尽管在 1958 年，美国制定了“德莱尼条款”（Delaney Clause），禁止使用致癌物质作为添加剂，但此后，人们发现致癌物质不仅存在于人工合成物中，同时也存在于许多天然物之中，而且将所有的致癌风险降为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风险—收益分析”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大行其道，德莱尼条款也最终于 1996 年被废止。对此，博纳伊和弗雷索直言不讳地指出，“出于经济上的理由，就可以容许一定的致癌比例。这样的想法竟然得到了人们

①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14 – Synthesis Report,” 2015, p. 4.

② Ibid.

③ 我们给地球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创伤，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采取行动，这也是为了拯救我们自己。一旦超越了生态系统的临界点，我们须采取必不可少和刻不容缓的应急措施，而不可能再有机会陶醉在讨论民主主义还是其他主义中。如果说我们还有生存下去的道路，那就是我们应该坚决团结一致拯救地球。可是，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到底是谁？后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已经没有时间了，尤其是讨论人类一般存在价值的时间也完全没有了。参见 Tom Cohen, Claire Colebrook & J. Hillis Miller, *Twilight of the Anthropocene Idol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6, p. 82.

④ Christophe Bonneuil & Jean-Baptiste Fressoz 《人新世とは何か——〈地球と人類の時代〉の思想史》野坂しおり訳 青土社，2018，42 页。

的认可，令人难以置信”。^①

通过对上述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为了追求经济发展，人类主动放弃了合理利用废弃物的循环经济、要求禁止劳动者长时间劳动的社会运动等能够延缓和避免气候变化的有效对策。今天，大多数民众仍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不落实归咎于人类对该问题缺乏认知。但综上可知，这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人类早已充分认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过度使用有限的地球资源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人类也曾经找到并实施了相应的对策。但另一方面，这些对策却最终被人类弃之不用，以至于时至今日，人类仍在继续榨取有限的地球资源。

二、资本主义对资源的利用——榨取主义

娜奥米·克莱恩 (Naomi Klein) 在其著作《一切因此而改变：资本主义 VS. 气候变化》中指出，阻碍气候变化对策顺利实施的主要原因是，各国在制定相关气候变化的协定时，完全没有考虑到气候变化协定与贸易协定的关系。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与全球气候变暖之间的相关性就已经得到了科学证明。1988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来自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家、研究人员齐聚一堂，召开了首次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IPCC 由此起航。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欧美式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时代周刊》曾用“濒临危机的地球”作为当年某一期杂志的封面。然而，1989 年 11 月发生了“柏林墙倒塌”这一历史性事件。在克莱恩看来，“情况由此急转直下”。

面对全球规模的大动荡、大变革，华盛顿的右派理论家们提出“历史的终结”这一口号。他们试图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击溃一切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从社会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深生态学 (deep ecology)，无一例外。如果有人认为除了改良型资本主义以外，还有其他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或者有人敢于为了探索其他社会组织形式而进行政治实验，都会成为右派理论家正面攻击的对象。^②

此后，1992 年第一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1997 年《京都议定书》在日本京都通过。另一边，1992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正式签署，1994 年世界贸易组织 (WTO) 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关于气候变化的协定与各种贸易协定在并行推进，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协调。不过，关于气候变化的协定往往在法律约束力方面十分薄弱，协定的履行完全靠各国自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种贸易协定在制定之时，便充分考虑到了对违反协定行为的诉讼程序，因而形成了周密而严格的规则体系。对此，克莱恩点明，两相对照之下，各国政府会优先遵守哪种协定，其结果不言自明。此外，克莱恩还直指环境保护团体也早已与石油巨头、煤炭企业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环境保护团体往往将使用天然气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并对此大加提倡。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开采天然气时使用的“水力压裂法” (hydraulic fracturing) 将向大气中释放大量甲烷，而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远远超过二氧化碳。

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尽管跨国企业变着花样干着破坏环境的勾当，但碳交易市场上

^① Christophe Bonneuil & Jean-Baptiste Fressoz 《人新世とは何か——〈地球と人類の時代〉の思想史》，2018，209 页。

^② Naomi Klein 《これがすべてを変える——資本主義 VS. 気候変動》上 幾島幸子・荒井雅子訳 岩波書店，2017，104 页。

的最大牺牲者却是地球上碳排放量最低的群体——农民、原住民。他们世代守护着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土地。他们深知，只有维持所在地域的生态平衡，不过度增加自然环境的负担，才可以让脚下的土地不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也能惠及子孙后代。因此，他们会与自然环境结成深度的互惠关系，进而形成一种可再生、可持续、低碳的生活方式。因此，真正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环境保护运动，最应该做的恰恰是探索如何支持和保护这种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方式，而非斩断这种共生关系，把原本植根于自然的农民、原住民都驱赶到大城市，使其成为无根浮萍一般的消费者。^①

在克莱恩看来，不光是化石燃料企业，就连许多环境保护团体也都积极渗透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榨取当地的土地和资源，改变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企业和团体甚至以这种榨取为荣，标榜自己给当地带来了好的改变。克莱恩将这些行径背后的逻辑归结为“榨取主义”（extractivism）。

所谓榨取或榨取主义，指对地球采取单方面索取的态度，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并非相互依存的关系。榨取主义与共生理念——在合理利用资源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其是否可再生以及子孙后代能否持续对其加以利用——是截然相反的对立面。^②

所谓人类世，不过是榨取主义的代名词而已。将经济发展视为唯一的正途而不懈追求，其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持续给自然环境增加负担、不断过度榨取有限的自然资源、将人仅仅视为劳动力而驱使其承受沉重的劳作负担，最终污染地带和环境破坏范围蔓延扩张……而这些，正是人类世的最好注脚。^③

综上所述，应对人类世及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唯一措施，就是摒弃以追求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仅仅依靠人们各自改变生活习惯和意识来应对气候变化，不能说是完全徒劳的，但其效果必然微乎其微。有些人原本就对气候变化是否真的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这一问题本身持怀疑态度。对于这部分人，就应该明确告之，人类世的本质就是榨取主义。这种榨取是有意识的、结构性的榨取，既包括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榨取，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内部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榨取。因此，人类世或者说榨取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伦理层面的问题。

对于人类世，人们究竟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我个人认为，可将其类比为“帕斯卡赌注”。^④ 因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道义上，将人类世视为“帕斯卡赌注”，都能够得出更加正确的推论。具体而言，如果相信气候变化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人类就会立即摒弃改良型资本主义，进而选择其他的社会组织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气候变化真的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则由于人类选择了更加可持续的社会组织形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逐步得到削减，所以人类完全能够避免因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而灭绝。因此，人类将获益。即便气候变化不

① Naomi Klein《これがすべてを変える——資本主義 VS. 気候変動》，2017，300 页。

② 同上，232 页。

③ 因此，人类世的历史应该立足的是，不是因为考虑自然问题而不小心引起的环境破坏，而必须是虽然近代人类对环境持有卓见但还是导致了环境破坏这种让人挠头的反论性事实。参见 Christophe Bonneuil & Jean-Baptiste Fressoz《人新世とは何か——〈地球と人類の時代〉の思想史》，2018，213 页。

④ 帕斯卡认为，每一个趋利避害的人都该信上帝，理由是，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信上帝，则我受到奖赏；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信上帝，则无事发生；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不信上帝，则我受到惩罚；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不信上帝，则无事发生。由此可知，信上帝的人要么受到奖赏，要么没事；而不信上帝的人要么受到惩罚，要么没事。所以，无论如何，都是信上帝比较好。因此，如果一个人是理性的，他就应该信上帝。——译注

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但由于人类摒弃了改良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实施的榨取主义行径亦将随之被摒弃，人类在道义上将获得巨大进步。因此，人类也将获益。

反之，如果不相信气候变化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人类就会同过去一样，继续基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不顾其他。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气候变化确实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则根据克莱恩的预测，在最乐观的计算模型下，到2100年，地球的平均气温将上升4摄氏度，全世界的海平面将上升1米至2米。届时，“马尔代夫、图瓦卢等岛屿国家将被海水淹没，美国东北部及加利福尼亚的很大一部分、南亚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都将浸泡在海水中。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大城市包括：波士顿、纽约、洛杉矶、温哥华、伦敦、孟买、香港、上海等”。^①因此，人类将受害。即便气候变化不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人类也许不会因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而灭绝，但由于迄今为止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仍将继续得以维持，不难想象，衰退国家、贫困阶层的范围将随之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富裕阶层能够瓜分的蛋糕也会越来越小。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会走向没落和衰颓，全人类都将受害。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关于人类世以及气候变化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针对改良型资本主义开展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的问题。而这种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完全没有给思想、哲学的介入留下任何空间。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面前，思想显得何其空泛虚妄。更进一步说，围绕着人类世以及气候变化这般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人们都觉得，人类历史上曾经一再出现过的思想、哲学的大讨论、大思辨，应当会重现于当今时代。然而，在我心底，对于思想、哲学在人类世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既感到绝望，又感到恐惧。^②

三、人类世与气候工学共通的人类中心主义

前文提到，在过去60万年中，地球的气候以10万年为一个周期，在冰期与间冰期之间循环往复。每当冰期和间冰期发生转换时，地球的环境都会产生显著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远远超出人类的智慧范围，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也绝非始于人类世这一概念被提出之时。然而，人类世的真正症结在于人类掌握了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在过去80万年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始终在180—220ppm之间波动，而工业革命至今短短不到400年的时间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迅速飙升至400ppm，这些历史数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提出人类世概念的保罗·克鲁岑和尤金·斯托莫也倾向于认为人类已经拥有了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在其合著的文章中，多次提及这一观点。

制定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的战略，让生态系统对抗人类活动造成的伤害，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将是人类未来的重大任务之一。这需要人们将所有的研究心血汇聚起来，并且明智地运用人类迄今为止在所谓的知识社会或者信息社会等被认为是当前人类智慧所能触及的边界中获得的全部知识。这是一项令人兴奋又困难重重且前景难测的

① Naomi Klein《これがすべてを変える——資本主義 VS. 気候変動》，2017，18页。

② 但需要说明的是，从克莱恩的报告看，地域居民和活动团体通过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取得成功的例子很多。例如，以多国籍石油企业为对象的原住民集团的诉讼和抵抗运动、地域居民阻止原油精炼设施扩张计划、呼吁变卖由大学和宗教团体持有的化石燃料企业股票的撤资运动等，可见未来并非黑暗。参见Naomi Klein《これがすべてを変える——資本主義 VS. 気候変動》，2017，第三章。

任务，它既横亘于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工程师面前，又引导着人类走向全球性可持续的环境管理道路。^①

克鲁岑主张，既然是人为原因引起了大自然内部的问题，那么必须人为地应用科学技术加以解决，地球环境也应该由人类通过科技手段加以管理。若联想到克鲁岑的专业“气候工学”（climate engineering），其上述主张实际上与气候工学的基本理念一脉相承，而人类世这一概念与其上述主张也可谓互为表里。^② 对于所谓的气候工学，桑田学一方面批判其是“对朴素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期待和回归”，另一方面对气候工学试图“运用科技手段来主动改变气候”的做法给予了认可和推崇。而且，他提出，事到如今人类即便摒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无法控制住以气候变化为首的地球环境问题。桑田学认为，“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获得了足以改变地质结构的力量。即使当今人类主动放弃了这种力量，也并不意味着目前所预测的那些毁灭性的事态就可以避免”。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削减乃至停止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过于“缓和”，除此之外，人们将不得不把“平流层气溶胶注入”（stratospheric aerosol injection）作为长期使用的常规手段，用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③

由此可见，气候工学正是以诸如“即便摒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控制地球环境问题”“人类无论采取何种生产方式，都无法避免地球气候走向下一次冰期”之类的论调作为逻辑基础，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无非是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但是，从逻辑上讲，就算上述观点都是事实，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就应该破罐子破摔，继续选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恰恰相反，既然无论从地球气候在冰期与间冰期之间循环往复的规律来看，还是从气候工学的立场来看，人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早晚都难逃一劫，那么人们为何还要继续选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竭力压榨贫困阶层呢？这种做法除了导致人类加速走向劫难之外，又有何意义可言呢？

放任人类世和气候变化发展下去，无疑是最下策，其结果将是人类的灭绝。而气候工学作为次下策的选项之一，其与人类世的共通之处正是“坚信人类能够改造大自然”，或者称之为“人类中心主义”。^④ 实际上，人类世也好，气候工学也罢，都属于将人类与大自然对立的二元论，其基本理念都无法摆脱“以人类的力量介入大自然的演化”这一思维范式的桎梏。尽管人们早已达成共识，必须对人类中心主义加以批判，但值得警惕的是，即便是像克莱恩这样不遗余力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帜性人物，其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中，也依然残留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投影。例如，克莱恩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以气候工学来改造大自然，无非是希望让这样的做法得以延续下去。毫无疑问，她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在论及可再生能源时，克莱恩却认为，只要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设备进行了初期投资，“大自然就将免费地提供原材料”。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显然与资本主义一致，而人类中心主义也在其中若隐若现。^⑤

① Paul Crutzen & Eugene 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Global Change Newsletter*, No. 41, 2000, p. 18.

② Naomi Klein 《これがすべてを変える——資本主義 VS. 気候変動》，2017，352 页。

③ 桑田学，2017，“人新世と气候工学”《現代思想》45（22）：127-128。

④ 参见 Christophe Bonneuil & Jean-Baptiste Fressoz 《人新世とは何か——〈地球と人類の時代〉の思想史》，2018，第三章。

⑤ Naomi Klein 《これがすべてを変える——資本主義 VS. 気候変動》，2017，529 页。

四、作为古典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同时，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论点，尤其在战后的现代思想中，经过“象征批判”“近代人类观批判”等多次名称的变更而延续至今，可以说属于古典范畴的问题。贯穿于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全部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便是根据自我同一性的主观性、“同一性”概念对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展开批判。如果按照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对象（自然）和主观（概念）是前者依存于后者的关系。也就是说，对象（自然）本身只是各种凌乱的感性，因其与自我同一性的主观（概念）相关，所以能够作为任一目标被把握和认识。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德勒兹的批判被认为是不得不因认识对象化的差异本身成为任意对象间的差异，或者是被还原为任一否定对象，并作为不可认识的东西而成为虚无。进而，思考本身被认为缩减为或等同于不可知，象征 = 再现前的思考以外的思考成为不可能。对此，德勒兹要求思考与感性的不一致性，或者从各种能力的协调中解放各自的能力，使其能力成为固有的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将人类的各種能力去人类化，才能进行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德勒兹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效应也应有所体验，远在人类世概念出现以前的1950年，我们从被认为由其执笔的早期论文《无人岛的原因和理由》中可以看出，其理论并非与人类世完全没有关系。

在这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德勒兹通过回归历经几万年从海底隆起到海平面的海洋岛屿的运动这种想象力，谋求想象力的去人类化。在大洋与海底下的地层间隆起的岛屿，与人类的出现无关，总之人类是置身于地质学意义上的时间性中，在原初想象的运动范围内是无人的。这时“所谓岛屿，只是人类的想象，所谓人类，也可能是岛屿的纯粹想象”。^①于是，德勒兹认为，作为岛屿的有意识的想象，是准备再次开启世界的第二起源。尽管如此，关于无人岛的古典小说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因再生产了资本主义世界而被判断为“没有比这更无聊的小说”。

《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世界观唯独关于所有权。荒岛的、神话般的重新创造让位于开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资本的重新构造。一切从船上获得的、未经任何创造的东西，都被艰难地应用于岛屿。时间只是资本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在劳动结束的时候产生利润。^②

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没有成为第二起源，不过是在我们现存人类的延长寿命或者简单的第一起源的延长线上。只要仅仅延长以前的生活方式、以前的思想，只要人类中心主义还残存，像鲁滨逊那样，第一起源（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不会终结。假使人（人类）从岛屿（地球）上消灭（灭绝），最终成为无人岛，新的漂流者（生存者、在某个地方被冷冻保存的人类的种子或者从其他星球来的病毒）也会重新再生产第一起源。我们需要的是，让第一起源必然失败，再创造打开别样世界的第二起源。让岛屿的运动和想象力一致，梦想无人岛，就是置身地质学的时间中，梦想别样的生活。这是第二起源。

第二起源与第一起源相比更具根本性，因为第二起源给予我们一系列的法则。也就是说，对于第一起源带来的各个瞬间，第二起源给予重复的法则。^③

① ジル・ドゥルーズ《無人島 1953—1968》宇野邦一他訳 河出書房新社，2003，16頁。

② 同上，19頁。

③ 同上，21頁。

德勒兹认为，第二起源的创造性在于终结了第一起源延长线的同时，还使被称为第二起源与第一起源的另类的重复成为可能。第二起源，也就是说，在这里填补靠想象所代表的去人类化的实际作业可能是必要的，但德勒兹今后或许会一边参照地质学和生态学这类科学知识，一边开展底层结构和身体组织等自然本身的变化和随之变化的人类思考及概念变动等自然哲学的研究。

总之，如果是克莱恩的话，会从自然与人类的相互关系方面定义第二起源，比如可再生能源。但是，如前所述，如果这其中又混杂着人类中心主义，从思想的观点看，这在本质上又存有疑问。

五、在人类世面前思想是否会终结

人类世的气候变化与小行星撞击地球之类的偶然性事件，都将导致人类灭绝，但二者的情况截然不同。后者会在一瞬间将所有人类一齐毁灭，而前者则会让人类逐渐消失。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沿海地区的人们将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进而，适宜耕作的农田不断减少，从而引发粮食危机，受波及的地区和人群将不断扩大。虽然目前尚无法断定，是否所有的人类最终都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但人类至少会坚持生存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为止。

对于那些最终生存下来的人而言，当他们试图凭借极为贫瘠的资源创造新的世界之时，前人留下来的某些理念和概念，也许能够指引和告诫他们不要再重蹈前人覆辙。在面对人类世、气候变化等问题时，思想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虽然如此，即便有包含差异的、重复的、别样的未来，也无法保证其不会酿成悲剧。所以，思想将归于终结。或许在人类世面前，所谓的思想、哲学不过是一堆文字而已。尽管这样的结论会令人从内心深处感到绝望和无能为力，可是除了继续堆砌文字之外，思想难道还有何回天之术吗？

(责任编辑：祝伟伟)

※

※

※

modern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The Anthropocene,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d of Ideas

Kobayashi Takuya trans. by Xie Zongrui Chen Shihua

Abstract: The Anthropocene is the period in which human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in history. Through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the Anthropocen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order to pursu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deliberately ign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 and trade agreements when formulating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 and voluntarily given up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mitigate and avoid climate change, thus facilitating resource extraction by capitalism. The only strategy to deal with the Anthropocene and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is to abandon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model that pursu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its sole goal, and to reduce or even ba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rough legislation.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Anthropocene, seemingly empty thoughts will bring warnings about how to change our liv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Anthropocene, climate change, capitalism, economic model

From Informal Logic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A Dialogue with Douglas N. Walton

Douglas N. Walton Chen Wei

Abstract: Douglas N. Walton is one of leading figures in 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who ha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s of argumentation theory, legal argumen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He not only developed and deepened informal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especially the researches on argumentation method, dialogue theory, argumentation scheme, and fallacy theory; but also took the lead in applying the outputs of that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into the researches of legal evidential reasoning, legal argumentation theor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This paper is an interview with him a few years ago. His discussions on argumentation theory, legal log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still have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s.

Keywords: Douglas N. Walton, informal logic, argumentation theo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Social Sciences Abroad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5 Jianguomennei Dajie
Beijing China
Tel: 010 - 85195226
E - mail: ssaj@cass.org.cn
Website: <http://www.ssaj.org.cn>

目录提要英译: 刘 英